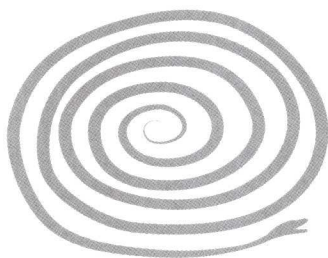


养蟒手记

incredible python life

王欢·著



NLIC2970858935

养蟒手记

Incredible python life

王欢 · 著



NLIC297085893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养蟒手记 / 王欢著.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304-05702-2

I. ①养… II. ①王… III. ①蟒属-驯养 IV.
①S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4285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养蟒手记
王 欢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林鸿雁	版式设计: 刘海东
责任编辑: 刘媛媛	责任印制: 李 玲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册
版本: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字数: 246 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5702-2
定价: 3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自序

恍然养蟒十年，写下与冷血为伴的生活去暂别。《养蟒手记》由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大伯提意写作，再由《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发表，我的创作始终被他关怀和温暖着。

养蟒，是因爱到不能的孤独。在生活高度，心灵下限，需要偶像填充情怀缺失。对我而言，青春岁月，蟒为我染色记忆。

每当有精神困境的朋友，我都劝解他们用劳动改造生活或选择适合的动物去饲养。人性越来越需要参照物比对，我们每天都在失去，渐渐成了习惯。我推荐冷血宠物，是因为它们纯粹。

蟒蛇，它们不会主动示好，不会赠与你从属般的爱，它们永远是大自然的宠物，它们和人之间永远平等，时间久了，它能让主人明白人类是多么热爱自作多情。

把目光转换到它们的原生地——印度尼西亚热带雨林，转向马达加斯加、亚马逊，探寻纯粹源于大自然的生命意义。我可以不单纯地以人的视觉重新审视人生。南美洲，魅力蟒蛇的栖息地，革命如宿醉；印度尼西亚，群岛密林间藏着无法理解的生命变革；非洲大陆，球蟒的原产地，共存的是历史悲情。西方国家掠夺原色球蟒，折射出殖民往事的伤痕。有着黑奴记忆的非洲兄弟，看到“二战”集中营中的苦难，他们很多都笑了。对那里的悲惨，他们觉得不值得一提。欧美发达地区，“伤痕文化”被上升到相当高度。就如同他们在无数次人工改良原色球蟒，从罪恶上升为奢侈创造。所以，当我们的生活中出现有渊源的蟒，它绝非“宠物”两字可以概括。

一条从远方爬过的蛇，是跨越时空的人情历史忧伤。诠释生活碎片，人物碎片。

我只能有限地解读身处现实中的人们。书中人物来自北京、上海、湖南、广州、港澳台，苏门答腊、洛杉矶、渥太华，多为社会底层。直到此刻，他们有坚持，有放弃，但共同记忆永不熄灭。

作品写于29岁，相距而立之岁仅一年，我却比以前更执着、单纯、任性。

这一年，我失去的又比上一年多。可我仍旧坚持，以爱的名义重复错误。

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现实，让纯文学创作成为边缘。

我不具备一个当下青年的奋斗狂热，也找不到任何适合的信仰。我有的只是热情，对纯文学之爱的向往。

现实世界注定要改变，放眼望穿北京，甚至中国，直到热带雨林，我终于找到能让人奋不顾身的理由或使命感。虽然我会动摇，但不会改变。

被迫和写作结缘，实属无奈。

由于自然选择、身体结构、家族信息的遗传，造就了我敏感不安的神经系统。

在《养蟒手记》完成后，我知道写作不是职业或爱好，是属于个人的生命形式。我的表达不能改变现实，却能整合人心，唤醒人性中如信仰般的情爱。倘我能做到，欣慰而不满足。

或繁衍生息，或共同罹难，以最质朴的生命形式开始和终结。

用人类语言解释，就是相爱至同生共死。

缘分或在往事，或在未来，之后：房间只有我和蟒的寂静。

心底最真实的渴望是创作灵感消失，在我与蟒之间有个同类，融入自然界低等、简单、快乐、冷血的生命节律。

“纯情”是宠物唯一的形容词



好多年前，我和精神不完全正常的梨师弟逛
潘家园宠物市场



我买了只蝎子，却从此接触到不寻常的动物
和饲养者，而且深入其中



目录

非洲帝王蝎	01
北京毒虫联盟	09
从非洲和美洲邮寄毒蝎	21
摩托和迷笛	27
意外飙车	35
“纯情”是宠物唯一的形容词	47
我的蟒蛇	57
绿树蟒	67
爱变色的龙妹	79
对面走过黑猩猩	91
世界养蟒人	105
穿越冰雪世界的两条小蛇	113
迫于生计	123

复合型死亡讯息	135
有关饲养毒蛇的松散报告	143
被神化的莽山烙铁头	163
自述：越南幻觉	171
专家贩子和学术腐败	189
燃烧的爬虫店	201
繁殖竞赛	215
走私车里的蟒	227
蟒流感	239
大牛……环球国际贸易责任有限公司	253
不……环球国际贸易没责任有限公司	267
绿树蟒诞生	285
亲身挑战海关	295
越来越疯狂	307
暂时结束	319



非洲帝王蝎

好多年前，我和精神不完全正常的梨师弟逛潘家园宠物市场，此后人生出现岔路。我逐渐接触到一些不寻常的动物和它们的饲养者。如今只有时光倒流，才能看清那段带有隐喻色彩的歧途。

我站在生活下游仰望，往昔美好的画面上升为追忆。为诉说众多人物组成的故事，我时刻调动激情，有时还需憧憬人生尽头，现实才能重获温暖。

往往时过境迁之后冲动归于平淡。

在并非小说更非纪实的世界里，隐秘存在着冷血乐园，它是这群冷血动物热爱者的集散地。

我养蟒要追溯到蝎子，而转变发生在数年间。

那时潘家园宠物市场还没有被“圈地”运动吞噬。虽历经搬迁，破乱风貌从未改变。它依旧以水族为主，哪怕

冬天也能看到热带鱼游弋于落雪间；禽流感后，鸟类品种急剧减少；这个市场的鸣虫和斗虫，像一股暗流直接穿梭于冬夏，被四季紊乱了生物钟的蝈蝈痴鸣到老死。更多带有隐喻的是，那些被尘土覆盖的烟叶连同假冒伟哥和各种动物鞭类，被冷热折磨的兔子球、龙猫球、小狗球，廉价金鱼、花盆、放大镜、腰果、弹弓、杏仁、木材、动物药材都被旧北京浑厚的消融力和谐掉。即使异常强劲的文化惰性，仍不免被翻新，被取代……

官园宠物市场也在圈地中消亡。两个标志性地区，成为民生问题温柔的缩影，消失得如物种灭亡般悲哀。纵观两个市场，虽仅有少量毒蝎和蜘蛛，但丝毫不能掩盖其背后的边缘人群。

Scorpion，蝎子的学名，是种有8只脚的节肢动物，属于蛛形纲。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种类超过1000种。它们主要分布于热带和温带，寒带也有分布……通常所能见到的中文百科类书籍均如此注解。到此为止，再往下基本都是错了。职业动物专家多数为守身如玉的蜡人，从来脱离现实。神农要是不阅尽天下美女，如何得出百草香艳？在此后的岁月里，我饲养着专家见都不曾见过的数十种蝎子。

我喜欢蝎子是因为其神秘、有毒、无法轻易靠近，也欣赏它们的形体和气质。小小节肢动物，没有半点多余的生理结构，它们活得远比人类愉快。

我已记不得那家店的名字，因为整条街都被端掉了。当梨师弟拿起手掌大的蜘蛛时，我手捧同样长度的黑色蝎子。这和夜市里穿成串儿被油炸的小东西差距太大了，简直就是黑色小龙虾，但尾部的毒囊映射着威严和死亡气息，如此脱俗的外貌会保佑它远离油锅。

一周后梨师弟的大蜘蛛被儿子玩死，葬在家门口野草

丛中，生活里再没有出现冷血动物，他也慢慢蜕变成诗人而走向精神泥潭。我的蝎子在床下安家，开始了很专业的被饲养，同时另外一个深渊向我挥手，在验明这只蝎子身份时，一个全新的世界诱惑地袒露在我面前。

我和梨师弟买的蝎子是亚洲雨林蝎（*Heterometrus spinifer*）。这个被视为经典的宠物却是另一种蝎子的山寨版，它就是产自非洲的帝王蝎（*Pandinus imperator*），全世界体型最大的蝎子，野生个体能超过30厘米长。

听说西二环的官园宠物市场有出售帝王蝎的信息，我像风一样地飘到那里。

我在火柴盒般码放着的宠物店里四处寻找，最后一个店主告诉我帝王蝎只要到货便被抢购，常见却很难得。

门外有个像哈利·波特一样的“小眼镜”冲我笑起来说：“你要帝王么？我有。”我走出门，看着这最多上初中的小男孩，脸上显现出不信任。

“通常雨林蝎是入门品种，更高端和稀有的是帝王蝎，二者外貌相似价值却差数十倍。帝王的钳子微红有绒毛，毒囊呈红色像红豆，寿命更长，更具收藏价值。”他说。

我好奇的目光开合着回味“哈利·波特”的话。原来圈里人都叫他味可（Week）。味可用“收藏”两字让我内心里对帝王蝎更充满渴望。

周围还有几个人也在笑，味可依次向我介绍康宁、胡蜂等人，让我惊讶的是他们都是不同类型的眼镜青年男。

康宁像从历史中脱落的酸腐书生，手里摇着“天道酬勤”的折扇，说话时头随扇摆。我看着他的表情，很想一头撞过去。康宁没下巴，支撑起整个人的是全世界大龄处男通用的身材。

“我建议你这种新手应该多学习理论知识而不要急着

跟风饲养，这种忙于炫耀的心态不利于治学，这样对你今后的进步和发展不利。应该先养好雨林再说。”康宁的腔调再次让我萌生一股想抡他的冲动，后来我知道全国爬友有此冲动的不只我。

我低头表示虚心，看着他片儿鞋里骚动的脚趾，又寂寞难耐地想踩上去。我留心到旁边几个人很崇拜地看着他，不住点头。一瞬间，我就像误入小学的幼儿园插班生，茫然于陌生的环境。

来自西非洲的帝王蝎，成了我朝思暮想的期盼，它和雨林蝎一样只具有微毒，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危害。胡蜂告诉我这两种蝎子非常适合做宠物，在港台还有西方国家，饲养蝎子有固定的群体，通常选择这两个品种作为入门。

康宁撇嘴说：“这位可是胡老大，大陆节肢动物第一人，中科院院士未必有他实际饲养经验丰富。你应该多向他请教。在捕鸟蛛收藏上，胡老大独树一帜，还拥有独立的网站。同时他对甲虫、蟑螂以及蜂类都有深入研究。”胡蜂淡淡回绝了康宁：“我只是喜欢蜘蛛多一些。”

官园之行虽没有得到帝王蝎，却让我认识了很多相同爱好的朋友。这些人正酝酿成立一个北京毒虫联盟。这将是是个有趣的民间组织，因为加入不久后，包括我在内，康宁、味可、白羊甚至胡蜂等都相继被开除出队伍。

其实盟徽设计阶段就起了争执，热爱蝎子的人支持用蝎子，热爱蜘蛛的自然希望蜘蛛能成为全新图腾。最终，蝎派输给了蛛派，这又让我想起了梨师弟买的那只国产捕鸟蛛，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将我引入岔路。

北京毒虫联盟的徽章用墨西哥红膝头（*Brachypelma smithi*），这也预示了宠物蜘蛛将引领新的潮流。墨西哥红膝头通常被认为是所有宠物捕鸟蛛中最具吸引力的种类，

这也是不久以后我饲养的第一只捕鸟蛛。

红膝头美丽的外表和温顺的性格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比起其他任何种类，这个种类是直接引领美国饲养宠物捕鸟蛛爱好兴起的关键性种类。一只健康的、蜕皮不久后的红膝头身上的花纹是惊人的、明亮的橙色和丝绒般的黑色。成年公蛛和母蛛有着相似的颜色。

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的墨西哥红膝头从它们在墨西哥靠近太平洋的一些州的原产地（阿卡波克州附近）被进口。不幸的是，墨西哥红膝头的生命周期相对较长（需要5~7年长到成年），而宠物市场的大量需求开始超过了它们的自然增长比率。这些蜘蛛被过度开采，于是野生红膝头的进口开始被规范和限制。

康宁认为徽标应该具有更深远的哲学意义，它应该既有图腾性质还具现实意义，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责任也应蕴含其中。最终，我们每个人得到了一个圆形胸章，那种找到组织的感觉，让我深切重温了儿时充满归属感的快乐。

尽管如此，我貌似加入了一个蜘蛛爱好者组织，因为多数盟友还是对色彩斑斓的捕鸟蛛充满兴趣。

但我仍在寻找非洲帝王蝎，到货消息几乎成为商家稳固钱包的咒语。时时刻刻都传帝王蝎就要到货，可市场上就是看不到一只蝎子。

远在上海的老李也在这时和我相识，有趣的是上海的前辈玩家，也给了他不少白眼。Woodon也戴眼镜，我只知道他是爱好漂亮女孩儿的守门员。这个一生拿蝎子当作信仰的胖子，不久后颠覆了整个毒虫圈。

味可悄悄告诉我，不断传言帝王蝎到货是商家的营销手段，他们一为了炒作价格，二要稳住玩家手里的钱，避免到货时玩家手里没有充裕的资金。谈到毒虫联盟，小味

可很惆怅，他预言这个虚无的组织会更有故事，让我慢慢就能看明白。味可“哈利·波特”般的模样，让我难忘，他神秘的微笑无时不张扬着对蛛蝎的热爱。

我问味可都养什么，他摇头说那是秘密。我又问康宁为什么那么欠揍，他说人人看见康宁，都无法管住自己的拳头。胡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祖国大陆节肢动物权威，但和台湾的地老虎相比还差得远。地老虎是谁？一个以蜘蛛名字做外号的玩家。香港那边还有好多有实力的，大陆这边还是落后的。

节肢宠物市场基本反映了海峡两岸和香港的优越感差异。国内另类宠物市场萌芽阶段，形形色色的人物背后都有故事，我正慢慢融入其中。我总觉得味可的论断和他的年龄不相符。这个小眼镜，心里充满着阴郁的乐趣。

味可的确有只帝王蝎，但他怎么也不肯出售。小眼镜特别迷恋别人执着地追逐他，似乎别人眼里的渴望更能促使他珍视收藏。味可描述帝王蝎完美力学结构的尾针、鲜红色的毒囊，以及铠甲般的钳螯，那过程相当享受。他让帝王蝎的价值在我眼中升华，我却很惶恐，这个初中生的心理状况反映怎样一种社会现实。面对发达国家的优越生活，我回敬以欠发达地区人民的从容。

康宁依旧不断地泼冷水，在我连帝王蝎都得不到时，他宣称雨林属和帝王属的蝎子都是小孩儿玩的。真正有品质的玩家会收藏沙漠品种和木蝎种。他北京化的港台腔再次让我手心发痒，康宁在每周六的见面中不断地灌输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蝎种，如第一号肥尾蝎、埃及柱尾蝎、土耳其肥尾蝎、北非肥尾蝎……

每到康宁眉飞色舞时，味可会冷冷地说一句：“你弄得到么？光靠梦想活着么？你就是让新手讨厌的老家伙，

你不能现实一点么？”康宁并不回击味可，后来我知道他当时饲养的品种远不如小眼镜，所以没底气。康宁的快乐和味可相似，也需建立在别人的羡慕里。

北京毒虫联盟每周六下午两点活动，我们通常聚在一家卖龟的宠物店周围。在物种贫瘠的那些年，大家多数交流的是憧憬，是即将发生的行情，还有饲养经验和感受，前辈玩家宣扬羡慕和被羡慕、嫉妒和被嫉妒，这其实是群众精神生活的特殊浓缩。

这种简单的沙龙聚会一直持续了七年，直到百年官园市场被房地产商端掉。期间北京毒虫联盟瓦解过，但在市场拆除前最后一天所有人才不期而遇地重逢了。很多人在这些年之间曾经无限扩张过“队伍”，也有不少中途转行养龟、养鱼、养狗，去恋爱和失恋，去迷恋自行车、射箭……

多年以后的今天，味可长高了，他不再是“幼体和亚成体”。他以成年哈利·波特出现，可那副眼镜仍然没有换，也许他不愿失去浸染过记忆的镜片。我永远忘不了他在融雪的冬日，将世界第一毒蝎以色列金蝎从内衣里掏出，迷离地凝望，珍视地转交。

康宁欠抽的境界成倍数上升，他寒酸地用布兜装着新欢奥林巴斯E3，驻足在红纸黑色的“拆”字面前噙泪，嘴唇呈半咬合状态。依旧是那个处男身型，尽管已年近三十岁。在他身后还有一群只迷恋现象的记者在拍摄感伤。那天，康宁没有和我们说话，尽管之前的矛盾冰释，但强烈的悲伤感还是禁锢了他的双唇，失去这片记忆之地疼过风干灵魂。

面对官园的消逝，很少有人留意这群边缘青年的感触，而在“玩物”世界里，假古董、玉器、核桃、手串、

烟斗、葫芦、鸟笼、鹦鹉乃至植物都比爬行动物更值得历史悲悯。好多年了，经过大家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只以为是一些半大的孩子夹杂社会青年闲聊，也不曾想到我们每人的房间里都藏有致命的毒物。别人不用说，仅仅味可床下的蝎子就不知道强过“西毒欧阳锋”多少倍。

胡蜂对官园市场的消失看得很开，他认为百年战火中都没有瓦解的市场会和平灭亡，他连感慨都很吝惜。他对待官园地皮被端就像接受正绝迹于自然界的物种，“难道你不觉得这只是一扇门，真正的东西这里没有吗？包括那些葫芦啊，瓶瓶罐罐，这里哪儿有好东西？好比我们有谁还会从这座市场里拿东西呢？”我不相信他无感伤，要真没感觉为何还能在此重逢？

当哨声在鸟鸣中穿越，腊嘴鸟迷失的视线被高楼阻隔，大家集体意识到了岁月正粉碎性地流逝。在小环境内大家斥责边缘，而在大环境里继续被边缘。如今的我虽然不再迷恋毒虫，但却从没有远离爬行动物。它们的生存状态和我相似：潮热、不安、充满危机感，因为害怕受到伤害而伤害别人。情绪如瘟疫，正在纵深蔓延。

这些人最后一次集体走向地铁，是在被车轮碾断的夕阳碎影间穿行的。

北京毒虫联盟：
如花般美艳的墨西哥红脚捕鸟蛛



北京毒虫联盟

毒虫联盟不断吸收新成员，康宁对盟主不屑一顾，因他既无理论也无饲养经验，最主要是家里没镇得住爬友的品种。盟主也看康宁不顺眼，一直寻找机会孤立他，但康宁是联盟标志，需要他的权威聚集新成员。

有一天盟主发短信问我，是不是很讨厌康宁。我表示，抛开专业知识和饲养经验，特想把他塞进马桶。盟主很高兴，问我想要什么品种，马上会有次团购。立场为我赢得优惠。我渴望帝王蝎，他说这个见面谈。在中国，连养动物也需要讲政治，这里涉及“站队”问题。

联盟成立不久，聚会气氛就发生转变。原来围成一团的人聚成两部分。盟主像面肥胖的红旗，康宁则像黑旗。小味可两边游弋，生怕被一方冷落，他的笑脸来回飘移。聚会主要商量购买新蝎种，香港来订单，一些远胜于帝王蝎的沙漠品种都在上面。

胡蜂给大家讲述世界五十大毒蝎排名，也算订货前的知识普及，毕竟很多沙漠蝎有危险。“这世上没无毒的蝎子，毒性是它们存在的标志，更是它们的魅力。”胡蜂说。

“LD 50是关于蝎子毒性的衡量，LD就是Lethal Dose（致命剂量）。这是在1927年，一位名为J.W.Trevan的学者提出的评量药剂致命程度的度量方式。意指在实验标的动物中，一次给定剂量足以在极短时间内使标的动物半数（50%）致死的情况，因而命名。通常以杀死每百克或每千克标的动物体重所需剂量(单位：毫克)为表示方式，单位表示法为 mg/kg，因此当LD 50的数值愈低，便表示所需杀死标的动物(每千克体重)单位剂量愈低，亦即毒性愈高。因实验场合、生物个体、标的动物体质等有程度不等的差异，因此仅能提供一般参考：

以色列金蝎	0.16~0.50
北非肥尾蝎	0.31
黄肥尾蝎	0.32~5.69
土耳其黑肥尾蝎	0.40
南美沙漠木蝎	0.69~5.00
利比亚金蝎	0.75
地中海黄蝎	0.90
荧光蝎	0.99~3.5
第一号肥尾蝎	1.08

我对数据没概念，味可告诉我闻名于世的黑寡妇蜘蛛LD 50值0.90，以色列金蝎为首的几种沙漠毒蝎危险性远超黑寡妇。饲养它们的精神乐趣就是：与死亡为伴。

“沙漠蝎和灌木雨林蝎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们用生